

重庆出版社



大乐队

曾学儒译

大 乐 队

曾 学 儒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责任编辑：杜虹

封面设计：谢学康、罗晓航

插图：罗晓航

大 乐 队

曾学儒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07千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600

书号：R10114·174 定价：0.73元

内 容 简 介

苏联某城市一个大院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孩子。他们聚在一起，酝酿了种种伟大的计划：到马来西亚丛林当红色战士；给城市开一条河；从地下掘出宝藏，等等；并用自己天真的方式去付诸实现。作品通过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情节，展现了当代苏联儿童的幸福生活和美好心灵。

序 言

你们喜欢打开自己住宅的门吗？

我就很喜欢。

门把我和外界连接着。打开它可以迎来朋友。我喜欢同邮递员或邻居匆匆忙忙说一两句话。每个人都会带来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有一次，我打开门，看见了大院管理员的儿子曼苏尔。也许你们曾经见过这样一些严肃的、执拗的、当然也是稳重的男孩子吧？曼苏尔刚满十岁，便学会了用探索的眼光来观察生活。他那深棕色的眼睛盯着我，似乎在说：不是所有的事你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事你都说得出来……这审视的目光，这次被我抓住了。

“我来向您请教。”他说。

“重要的事情吗？”我问。

“是的。”

“那么，请进来吧。”我向他建议，“咱们不要站在门口谈。”

他动了一下，好象是要取下褪色的鸭舌帽，后来他大概改变了主意，照直走进了我的书房。

“请坐！”

很抱歉，我的椅子都是大人坐的，曼苏尔坐上，两只脚无论怎样也够不着地。不过只好这样。讲话时，他两只脚微微地悠动着。

“好，我听你说。”

他好象是在干一件重活之前一样，喘喘气，然后断然地说：

“您知道‘大乐队’里不和睦吗？”

我已经知道我们大院里的孩子们把他们自己称作“大乐队”。

“谁与谁不和睦？”我问。

“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

“这我不知道。”我坦白地承认。

“我们希望能象真正的人那样建立真正的友谊。您知道吗？”他接着激动地说，“可是我们不知怎么办，这是老实话！……”

从此以后，常常有人来按我的门铃，有时是男孩子们，有时是女孩子们。有一次，我们院子里的小姑娘柳齐娅来找我。

“我还是好撒谎。”她愁眉苦脸地说，“我想改掉，但怎么也改不掉。今天我又撒谎了。请您教教我，怎样改掉！”

我还同法特马进行过一次比较重要的谈话。

她说：

“我的理想是要成为一个很不错的人。我要养成象书要写的那样的生活习惯。怎么知道，你已经是个很不错的人呢？我的爸爸早已是个很不错的人，妈妈也是……我的哥哥伊斯坎德尔和我向来都竭力帮助人……”

然而，艾哈迈杰伊和亚沙一次也没有敲过我的门。为了同他们建立友谊，我走到院子里，好不容易才等到他们打完排球或棒球。我开始同他们谈这谈那……谈话很快就变得很广泛。谈夏伯阳，谈气候，谈灰白色的乌拉尔河和未来的运河，回忆旅行家们和争取自由的光荣战士……他们目光炯炯，激情洋溢。

曼苏尔还是经常同我谈话。他一天可以提三百个问题，真够回答！谈话往往是以争辩开始。有一次我甚至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大声讲话。这就是说他在思考什么问题，寻找什么答案。

这本书实际上是我们两个人写的，是曼苏尔口述，我笔记的……

安韦尔叔叔

目 录

序言	1
乔迁之喜	1
各式各样的乐器	9
力气最大的人	17
法特马	26
新来的男孩子	30
和解	38
月亮真叫人失望	46
谁有什么缺点	48
坦白	53
宝藏引起的争执	56
受伤	60
我是怎么当上人民陪审员的	65
审讯	70
我们街上的灌溉沟渠	76
是谁出卖了法特马	82
寻找阿克萨科夫的故居	85

生日	93
不欢而散	96
比赛	100
花	104
做好事	108
艾哈迈杰伊的烦恼	113
想入非非的结果	117
玛尼娅怎样成了“癞蛤蟆”	121
妈妈们的会议	124
我的妈妈	130
令人苦恼的时光	134
女孩子们也没有无事旁观	139
“三八”妇女节	142
红色火枪手	145
我的思索	148
友谊晚会	153
望远镜	159
女孩子们培养韧性	163
改掉说谎多么困难	169
火枪手的军事委员会	171
将军的指南针	173
彻底破裂	177
我们的对手	182
挑战	184

“即将到来的一天我该准备	
什么?……”	188
决斗	190
关于爱	196
在板棚里的宣誓	200
准备	204
“我们总有一天还要回来!”	207
在火车站	210
在想什么	215

乔 迁 之 喜

无论谁今天搬进我们的大院，我都算是最老的住户。我和妈妈早在三个星期之前就搬到这里来了，比所有的人都早。因为我妈妈将担任大院的管理员，而我将是大院管理员的儿子。

我从没当过大院管理员的儿子，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因为整个大院里还没有一个男孩子，也没一个女孩子。我不知道要干些什么事。一个人又不能打棒球或排球。由于无事可做，我走遍了院子，打量着这里的一切。新花园的木栅栏齐我胸口，每个大门口都有水泥的台阶，齐我的肩膀。花园里栽的小松树比我高一倍。高耸在锅炉房上的粗铁烟囱，有二、三十个我这么大的小孩叠起来那么高。

我们大楼的管理主任是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子亚法伊叔叔。我们搬来的第一天，他对我妈妈说：

“你听着，并要记住。我是咱们厂管理住房的头号人物，在这个大院里，你仅次于我，是第二号人物。请注意，无论在清洁卫生方面，还是在秩序方面，你都要订一套完整的纪律。应该有大管家的责任感！”

我心里马上就想到，既然我妈妈是二号人物，那么我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三号人物了。

我也试图当个管家。可是第一次就失败了。

这是发生在设计我们这幢大楼的总工程师领市苏维埃委员会的人来参观的时候。总工程师领着大家，边看边夸耀这幢大楼修得如何如何好，我也沉着地跟在他们后面。当然，没有小朋友一道，我觉得很无聊，只好胡乱地跟在后面走……

走在前面的总工程师给大家解释着，他是如何设计的。跟在他后面的是两位夹着公文包的叔叔，和一位拿着笔记本的阿姨。她聚精会神地注意着我们工程师的讲解，竭力想把他的话全部记进笔记本里。

我跟在后面懒懒地迈着步子，竭力摹仿着总工程师的样子：微微扬起下颏，腆着肚子，两手插在裤袋里。这样，一个总工程师走在前面，一个“总工程师”走在游行行列的末尾。

他们参观到汽车房时，总工程师说：

“大家贯注了全部心血，这简直不是汽车房，而是宫殿。”

叔叔们点了点头，而那位阿姨仔细询问道：

“您可以把你们这个最好的建筑师的名字告诉我们吗？”

显然，参观的人们是满意的，而我却忍不住了。

“第一个窗子下面有一条裂缝，很大的裂缝！”我说。

大家弯下腰去，看见了裂缝。我的意见，想必使总工程师很不高兴。

“你哪儿来的？”他叫嚷道，“喂，滚开！赶快滚开！”

谁也没有说让我留下，因此我只好离开了汽车房。如果他们不赶我的话，我大概还要说自来水管的事……

五天过去了，我已忘了这个屈辱。今天我很高兴，简直忘乎其形了。忽然，听到妈妈的声音：

“孩子，快去买一把新扫帚来，快点啊！”

她的话没说完，我就飞跑过我们的院子。跑到半路上又不得不停下来。

“你往哪里跑？”妈妈喊道，“摔倒下去，看把头跌破了！人家马上都要搬来了，我哪能顾得到

你啊！”

她若是不提起这件事才好。我还不急于想知道，哪些男孩子和女孩子要搬到我们大院里来。

我非常高兴认识他们！

我把扫帚交给妈妈之后，开始想：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我们大院四周都是砖砌的和木头的建筑物。不跳过栏栅，就好象是在旧的院子里。新修的花园，连小操场、花坛和长凳子，占了院子的一半。右面是三个新的汽车房。在院子深处是一条长棚子，用隔板隔成了许多房间。在我们的楼里除了商店，共有十八套住宅。

可不是，我这……趁现在没有人阻拦，可以在上面玩一玩。

我很快地跨上铁锹，顺着汽车房，从棚子旁边飞快地奔跑。真可惜，没有鞭子，如果有鞭子，我还要跑得更快……

在柏油马路上响起了咯咯声，铁锹下面飞溅着火星，象真的马蹄下面的火星。飞跑到妈妈跟前，我突然勒住“马”。

“吁！”我叫喊道，“停下！你不看，撞到人了！我说，停下！”

妈妈没有赞许我的驰骋，她不满意地摇摇头说道：

“唉，我太娇惯你了！不懂得帮妈妈的忙。”

“我们院子里就象冬天‘狄纳莫’滑冰场上那样干净。”

但是她不能不埋怨我。

“干净！”她生气地说，“你盼小朋友眼都盼昏了，什么也看不见啦……”

我斜盯着妈妈：看她在我们的院子里又发现了什么？她到底找到了！在花坛附近拣起了一个烟头，在水泥的台阶外面找到了一小片纸。

亚法伊叔叔来了，把我从非常令人难受的盼望中解放出来。在这三天里我和我们的房屋管理主任成了朋友。我跑到他跟前，做了个“立正”（他很喜欢这样），并急急忙忙说：

“你好！亚法伊叔叔！没有取消搬新居的决定吧？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搬来……”

“你好！坐不住的人！”他回答说，“搬新居按规定的时间表开始。”

他叫我是“坐不住的人”，我并不见怪，他本来记住了我的名字的。

“我们可以干些什么事呢？”我问他。

他梳梳胡子，眯缝着一只眼睛：

“你把所有的通风的小窗子打开了吗？”

“打开了。”我回答。

“钥匙都插在所有的门上了吗？”

“挂在所有的门上了。”

“水龙头都修好了吗？”

“怎么，您忘了？”我惊讶地对他说，“昨天咱们一块儿检查过了。”

他停止梳胡子。

“简直糊涂了。”他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把所有的门铃检查一下，有没有不灵的。不然要闹笑话……唉，我们管理员的事儿是很麻烦的。”

这正合我意！我马上跳过两个台阶就干起来。连自家的门铃也没忘检查。

“亚法伊叔叔，所有的门铃都没有毛病！”

“瞧，多快呀！”他惊讶地说，“你在检查门铃时，我检查了我们的花园。还有两条长凳子没有运到，这些不负责的家伙。我疏忽了。看来，我得去厂里一趟。现在几点钟？……你又往哪里跑？这一次我带着表……是的，七点一刻。我不得不暂时离开一个小时，我把你留下作我的代理人。”

“同意。”我回答他，“不过我不知道做什么事。”

“迎接新住户。坐不住的人。”

“怎样迎接他们呢？亚法伊叔叔。”

“我们的大楼不是火车站。”他说着，又梳梳胡子，“人们搬来不是在这里只住一天，而是长久住下去。要记住这里是新居。所以，一定要致祝词来欢迎他们。懂了吗？”

